

他完成了毕生功业，而我们对他的理解才刚刚开始

——追忆朱践耳先生

杨宁

■在交响曲逐渐式微的20世纪，朱老大大拓展了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命脉，可谓独树一帜。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中国之时，朱老的作品成为后辈学习、研究的楷模

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于前日已95岁高龄仙逝。尽管已封笔近十年，主要作品更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上演也不算频繁，但音乐界、文化界依然深感震惊和悲痛，因此视他为一个永恒而无形的精神支柱。正如好友君石先生两年前撰文所说：拥有朱践耳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两天来，专家、乐迷、同行均已写下诸多文字论述朱老的伟大，而我依然感到难以下笔。朱老历经磨难却不失率真，他的孤独、谦和与坚定，他对“交响梦”矢志不渝的追寻和求索，他作品的精、气、神和技法方面的完善，都让晚辈如我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仍愿细细品味。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觉得他和我们同在的原因：他写完并出版了他所有想写的作品，还留下了一部《创作回忆录》，可以说完成了毕生的功业，但我们对他的理解和体会却仿佛才刚刚开始。

从1940年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到2008年的《丝路梦寻》，朱老的创作生涯长达近70年，在不同时期均有佳作问世：少时卧病所作的艺术歌曲，其旋律之优美、气质之文雅不逊于同时代学院派作曲家黄自及其弟子的同类作品；之后，不仅《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群众歌曲家喻户晓，《节

日序曲》《欢欣的日子》等管弦乐作品也深受欢迎；1980年代起，又以11部交响曲为代表的管弦乐作品将西方先锋技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民间与传统文化、文人风骨、知识分子的关怀融于一炉，开创出一片天地。这些管弦乐是朱老创作成就的核心，作品既具备交响乐所要求的严整、宏大与包容，又深刻地表现出属于中国的内容和气质。在交响乐逐渐式微的20世纪，朱老大大拓展了这一西方体裁的表现力并延续了它的命脉，可谓独树一帜；可惜由于传播不力，他的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知者不多。在一代代中国作曲家力图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中国之时，朱老的作品早已成为后辈学习、研究的楷模。

以上叙述，在音乐界已是共识。然而，仅在音乐范畴内讨论朱老的成就是否已经足够？或者说，朱老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对音乐外的事务又有何启示？

朱老后期的交响乐创作，最为业内称道的是他以花甲之龄敢为人先，不拘一格地运用当时少有人涉足的西方先锋作曲技法，甚至令以“新潮”闻名的后辈都自叹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同行劝他不要“走上歪路”，以免“晚节不保”，但朱老的作品却始终深受乐迷喜爱。显然，他用这些技法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乐思，在作品中让人听到了他对历史的严肃思考（如第一、第二、第九交响曲），对民俗在交响乐体裁中的成功嫁接（如第三、第六交响曲和《灯会》《纳西一奇》《黔岭素描》），对人民的礼赞（如第五交响曲），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音乐表达（如第四交响曲）以及对自我的剖析和述志（第八、第十交响曲）。

朱老后期的音乐表达成功凌驾于技法之上的，是贯穿他一生的“求真”精神以及对这种精神的严格实践。朱老的民

俗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是因为他驻扎采风、体验生活长达数月之久。他对历史的思考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真正知识分子式的写作，是因为他走访过各行各业的人群。他能把传统的哲学理念与西方的音乐形式和写作技法结合得浑然天成，不至流于表面，无需“标签化”的诠释，背后是透彻的研究和感悟。甚至他对自己性格、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剖析，对“假大空”的憎恶，亦“求真”到严苛。

上海音乐学院的孙国忠教授说：“朱先生的音乐不仅真切地表达了一个作曲家的内心之声，而且形象地展现出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景象与社会脉动。”只有了解到朱老“求真”的艰辛，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如何把孙教授所说的“内心”“历史景象”和“社会脉动”化作几有洁癖的作品逻辑和手稿的。

对于身处现代中国而希望向全世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这恐怕才是朱践耳先生留下的最大启示，而他的作品也应该是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在精神、技术和成效三个方面的榜样。

朱践耳先生的去世，并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应该且一定会继续与我们同在。

(作者为乐评人)

为什么考完级以后就再也不练琴了？ 听听音乐教育家丁芷诺的看法—— “很多孩子学乐器却没收获快乐”

■本报记者 姜方

“丁芷诺教授从教60周年小提琴专场音乐会”日前在东京举行。包括悉尼交响乐团副首席孙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朝晖、上海爱乐乐团顾问曹以辑和原首席吴正瑜在内的众多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到上海，登台献演。

丁芷诺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之女、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在学生心中播撒下梦想的种子，并细心呵护等它们发芽，成为她多年来的日常。她说“学音乐也是学做人”，她说“作为教师，我的责任是要教会学生热爱音乐”。对于当下全社会的琴童热，丁芷诺有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有很多孩子在学乐器，却没有从音乐中收获快乐；某些老师把技术放在第一位，但忽略了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性，导致很多琴童在考完级以后就再也不练琴了。”

尊重琴童成长规律，为学生日后演奏生涯打下扎实基础

丁芷诺上音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担任管弦系副主任，主管小提琴、室内乐教学及外事工作。她培养的学生有不少人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或在国内外著名乐团任首席，其中就包括10岁起师从丁芷诺的吴正瑜。吴正瑜告诉记者，丁芷诺的教学特点在于既非常注重基本功又尊重琴童的成长规律，这对她日后的演奏生涯大有裨益。

都知道拉小提琴手型很重要，丁芷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把左手的手指放到琴颈的左边，从而让学生找到正确的手型。著名小提琴家奥伊姆也对此一发现赞不绝口。吴正瑜在一开始练琴时手型不正确，那时倔强的她曾试图以假装跌倒来抗拒丁芷诺的示范，但时间证明了改手型这招非常有用。吴正瑜说：“改完以后拉起曲子确实变得顺手了，长大以后我也会主动要求丁老师帮我纠正手型。”

丁芷诺往往根据学生乐理、视唱练耳的程度，来决定他们练习的曲目。当吴正瑜刚进入上音开启大学生涯时，她曾希望演奏颇具难度的伊萨伊的《d小调第三奏鸣曲》，但起初丁芷诺并不同意，师徒俩还为此争辩了好几次。“后来我坚持要拉，她也是答应了。这件事要一分为二看，首先丁老师并不喜欢拔苗助长，但我的性格属于别人越说我做不到我就越要去，所以她不让我拉这首曲子可能是因材施教的‘激将法’，最终事实也证明了我完成得不错。”吴正瑜说。

自上音毕业后，吴正瑜赴英国北方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了两年，其间曾受教于著名以色列小提琴演奏家伊夫里·吉特利斯，之后又考入俄罗斯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查哈·布朗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后索菲亚音乐学院开设的教授班。在吴正瑜看来，吉特利斯是位灵感迸发的演奏家，主张一首曲子可以有1000种演奏方法；查哈·布朗则追求把一种演奏方法练习到没有瑕疵的程度，喜欢用高难度曲目来考验学生的能力。吴正瑜说：

“如果没有丁老师为我打下的扎实基础，我根本不可能跟得上这两位名师的教学节奏——既能游刃有余地挑战一首曲子的多种演奏可能性，也得以在超高强度的苦练中坚持下来。要知道布朗班上的一些学生，都因为超高的练琴强度，把手给练坏了。”

从“丁校”到弦乐夏令营，让孩子在群体环境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丁芷诺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真正的音乐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通过丰富的群体活动，让他们在合奏中享受音乐的魅力，同时提升演奏技术。

为了让更多有才能和天赋的孩子受到专业的艺术教育，1994年由丁芷诺创办的丁善德艺术学校（简称“丁校”）开张。这一业余艺术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乐理、室内乐合奏、视唱练耳、合唱等系统的音乐教育。丁芷诺表示，进入专业音乐学校学习的中小學生可以找到专业的老师，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并能融入音乐圈，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缺失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未来若想从事非音乐领域的职业将会非常困难。而“丁校”的学生在双休日按照不同的年龄和水平进行分组学习，毕业于上音的老师为其授课，确保了有意愿学习音乐的孩子在不丢失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能得到正规的指导。

“丁校”办学至今，已向上音附中、附小、本科输送了近百名學生，向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以及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市格致中学、市三女中等学校输送了数以百计的音乐特长生。

为给上海以外的孩子创造快乐的学习环境，丁芷诺还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与同事们创造了一个以弦乐训练为主题、以青少年音乐素质教育为宗旨、以室内乐训练为特色的国际青少年弦乐夏令营。在她看来，室内乐合奏是小提琴学习者不可或缺的练习方式。例如贝多芬只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但写了16部弦乐四重奏和多部交响乐作品。通过合奏，琴童不仅在技艺上得到较大提升，也能结交到一辈子的朋友。过去20多年来，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其他国家的琴童曾在上海、苏州、成都、厦门、哈尔滨等地“以琴会友”，切磋琴技并结识了热爱音乐的同龄人。今年夏令营的举办地在申城，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还前往上海迪士尼乐园进行了主题活动。丁芷诺说：“孩子有玩耍的天性，所以需要玩耍和学习相结合，如果只是苦学，他们肯定受不了。”

吴正瑜也曾多次参加弦乐夏令营，无论是在雁荡山瀑布打水仗，还是在苏州东山的农舍里玩捉迷藏，都让她觉得格外难忘。“那时我们玩得特别疯狂，但练起琴来也毫不含糊，有时甚至会练到晚上12点。因为大家在在一起玩耍、练习、比赛，形成了互相鼓励的氛围，上进心也被激发出来了，比在家里一个人练琴的时候要起劲得多。”

世博会博物馆特效影院明起开放

汇集多项创新技术，讲述《世博奇妙之旅》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世博之光”特效影院，将于明天正式开始运营，世博题材影片《世博奇妙之旅》将同期上映。作为世博会博物馆对外开放之时的亮点项目之一，影院采用的多项技术和设备均为国内首例。

例如，影院内将采用国内首个超大幕+4K3D高亮激光放映系统。其中“超大幕”是指在影厅增加侧屏与主银幕弧形衔接，使得画面无处不在，为观众形成包围视角，而“4K3D高亮激光放映”则意味着画面分辨率达到了普通影院的4倍。再以“多声道全景360度环绕声场”为例，这样的配置在国内尚属唯一，超过150个声道特殊配置的音频系统，能还原静谧、旋风等多个场景的真实效果。此外，定制设计的“探索者”极限动感特效座椅，全沉浸式智慧联动光影等特效，都将为观众提供高于未来感的观影体验。

《世博奇妙之旅》则是匹配特效影院的定制片。影片的主角名叫“果果”，是一名出生在2010上海世博年的“世博宝宝”。身处2017年，果果的最大梦想就是回到2010年，体验世博盛会。与此同时，星际探索者卡拉正面临生存的星球资源枯竭的烦恼。带着母星与同族人的希望，卡拉开始前往地球寻找新栖息地。当果果与卡拉意外邂逅，一段奇妙旅程展开。观众将通过影片里加深对城市发展、科技进步的理解。

据悉，特效影院将采用售票方式对外开放，每日播放8场（周一停映），观众可于游客服务中心一楼2号窗口购票。



为特效影院定制的影片里，女孩果果是出生在2010年的“世博宝宝”，宇宙探索者卡拉从外星而来。他俩的相遇将引出一段故事，与观众探讨城市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影响。图为该影片剧照。



电影《心理罪》的制片方搬来了实力派演员廖凡与偶像派李易峰，显露出一股用商业逻辑最大范围圈观众的企图。图为该影片海报。

既有类型片的突破，也有行业剧的短板

廖凡李易峰主演的电影《心理罪》票房破两亿元，闪光与缺点同样明显

■本报记者 张桢希

由廖凡、李易峰联手主演的电影《心理罪》于近期上映，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两亿元。《心理罪》是不折不扣的大IP，原著小说10年前出版，在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界颇有名气；前两年推出了同名网络剧作品，播出两季点击过亿。这一次“触电”大银幕，制片方搬来了实力派与偶像派，显露出一股用商业逻辑最大范围圈观众的企图。

神奇的心理画像、疑点重重的案发现场、紧张的打斗追凶戏、性格互补的双男主搭档……这样的组合让观众眼前一亮，也让业界看到了一个可复制的类型片模板。但这部类型片的缺点亦十分明显：原著主人公立体丰满的性格，以及心理画像背后的推理乐趣被让渡。这也造成了观众对角色、剧情信服感与代入感的缺失。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实际上是国产行业片/剧普遍存在的缺陷：以天才主人公的闪光闪现，取代了剧本在情节推理上的严丝合缝，而往往更深一步探究，则多多少少源自制作方“背靠IP好乘凉”的疏懒心态。

一次推理题材类型化的有益尝试

对没有接触过《心理罪》原著与同名网络剧的观众而言，这是一部颇

具新鲜感的影片。廖凡饰演的资深刑侦队长邰伟，被一桩特别的案件难倒，在资深心理学教授的推荐下，与李易峰饰演的心理学天才方木组成了临时探案组合。方木擅长对疑犯进行心理画像，能够根据现场的状况与疑犯的案件手法，精确推导出凶手的作案动机甚至其外貌特征。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心理扭曲的疑犯逐渐浮出水面，而方木与邰伟也从最初互相看不顺眼，发展成能够交心的搭档。

在影评人虞昕看来，《心理罪》进一步丰富了悬疑推理破案类影片的模式。“几起案件环环相扣最终指向始作俑者，高潮迭起，也未见大的逻辑漏洞，在运用新鲜的心理画像手法破案之外，影片还叠加上动作片模式，其中穿插的几场警察与犯罪分子之间的打斗追击都是重头戏。这样的类型叠加在内地同类影片中不常见。”

类型叠加意味着模式的可复制，这正是《心理罪》带给业界的积极价值。事实上，近三年间，此类题材作品已经成为国产电影中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从摘得柏林金熊的《白日焰火》，到一度称雄上海国际电影节《烈日灼心》，再到小成本却口碑爆棚的《心迷宫》，这些电影都努力拓宽了此类影片的市场边界，试探着观众的接受力。

但是以上口碑之作都拥有极强的导演个人风格，在情节展现上也更注重呈现社会面貌与人性博弈，案件只是一个巨大背景，承载着人的悲欢，类型片的

趣味性欠缺，且不具备可复制性。《心理罪》则不同，无论是“画尸”互补的搭档组合，几场精彩打斗追击的切入方式，抑或是通过几起案件逐渐调查出幕后黑手与他的阴暗“巢穴”的推进方式，都充分体现了服务观众的类型片意识。这样的操作背后的启示是：电影甚至完全可以像小说一样，根据不同案件产生系列片。

推理性与人物立体感缺失成为短板

《心理罪》系列的妙处其实就藏在标题中。一方面，点出主人公方木心理画像的绝技；另一方面，也指因心理扭曲而犯下的“心理罪”，直指人性阴暗面。可以说这个IP兼具了逻辑推理的乐趣与人性挖掘的空间。可惜的是，与原著和系列网剧相比，如今声势最为浩大的电影版，在这两点的展现上最弱。

也许是为了用奇观化的效果瞬间吸引观众，方木心理画像的细节推敲并未被充分展开，这让电影的推理性严重缺席。举个例子：在调查一桩发生在野外的命案时，方木不仅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推测出作案人的生活习惯和生理特质，还画出了最后被证明与作案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描画像。然而严丝合缝的推理过程和逻辑推导在影片中却是缺失的。这种“神化”的效果，使得方木的心理分析，更像是心电图感应，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也让整个案件的破获都建

立在方木的心理画像这一个环节上，变得非常不可信。

除了推理部分，主人公方木的人物塑造也存在被弱化的问题。方木拥有极强的心理分析能力与共情能力，这样的天才本身就是尼采口中“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的最佳代言人。或许是为了突出方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人物弧”，抑或是考虑到偶像演员表现力的限制，电影中的方木一改原著中隐忍、自闭的设定，成为了一个冲动的愣头青，甚至一开始就因鲁莽间接害死了邰伟的老搭档。这种低起点的人物性格设定让天赋带给方木的性格厚度不复存在，极大削减了天才的魅力。

在人物处理上，网络剧版无疑更为成功。第一季中，有许多方木与初恋女友互动的场景，方木的恩师也对他欲言又止。直到最后其中的谜底才被揭晓，原来女友早已死去，方木由于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再加上常年洞察罪恶受到巨大心理创伤，而被困在作茧自缚的幻觉中。甚至连女友出现时老是戴着围巾，也是方木在潜意识中为了遮盖她脖子上的致命伤口。这是在原著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段情节，丰富了方木这个人物。这种直面罪恶所必须承受的代价让人心疼，绝不是电影最后，李易峰那句口号式的自我激励“要画得出自己，扛得起明天”所能涵盖的。